



小小说

减法

宋才逢

去年年底,住A栋3楼的霍奶奶的一个“微信群”中流传着一个说道:老年人生活要用“减法”,一切物资都是身外之物,死了是带不走的;现在生活的当下,要学会用“减法”,才活得越来越轻松,到时告别世界无牵无挂,可落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打从读到这个提示后,霍奶奶就不但对老头子灌输“有些用品,不用就是废品”的这个道理。今年春上的一个午后,老头子耳朵被唠叨分贝磨起了茧子,急赤白脸,不耐烦地说:只要你婆婆高兴,任你何是搞,是我书房里的东西,冒犯我同意,一样也不能“减”!

霍奶奶听了,立即付诸行动。她先将阳台上的坛坛罐罐及杂物,送给收破烂的。清扫后挪把躺椅,配把小凳,想放个泡脚茶,去躺椅上躺了,看书看报,回忆往事,好不惬意。她再翻箱倒柜,将多年不穿的旧衣服,打包送到居委会,支援贫困山区。

家具,立柜柜柜柜柜占地方,卧室里的衣箱、床头柜等,一齐卖给收旧家具的摊贩,仅留一个穿衣镜,出门前好收拾收拾,形象上不能影响市容市貌嘛。最后厨房了,二人生活简单,多有用不着的格外显眼,她选了一套锅碗瓢盆留下,其余皆拖一堆处理掉。

就剩下书房了,老头子不让动,但她每一次路过那书房,或偶尔进书房,总是被书橱里的书、书架上的书、书桌上的书、地板上的书,逼得,目光压抑;或堆放满桌、桌底的报刊、杂志,阻止思维的延续;壁上泛黄的字画,引起神经上莫名的恍惚——有一种误入囚笼的心慌意乱,书房从不入眼,到终究入心,成了一块心病……

夏初,霍奶奶的纠结,终于迎来了释放转机。这天一大早,老头子被原厂里的老同事拉去醴陵喝一个住乡下的老同事的寿酒去了,得晚些回家。这样,霍奶奶眼前一片云开雾散,连忙下楼,去小区外找来一个收旧书的店家。很快,收旧书的两个壮男,将旧书架一摞摞捆扎了二十几个蛇皮袋,按斤秤称了扛下楼去装上三轮小货车,多个来回,尔后将书架抽屉里的笔记本之类弄了几个扫荡。事毕,其中一个男子说,论斤卖,只当得几百块钱,我知道您老屋里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就付您一千块钱算了。这些书橱、书桌、椅子、桌子的不是也要处理,嗯,那我这就打手机叫收旧家具的来,您要把他,我与他同行,熟得很。霍奶奶点头说可以。不一刻,一个收旧家具的带着两个人开着小货车来,谈拢价钱后,立马将书房给拉了个空。

一切尘埃落定,忙到下午,打扫一通后的书房亮堂堂多了,光线充足,老胳膊老腿也伸展得开了。还留了两把跟随地和老头子几十年的旧藤椅,以及一个老漆茶几,口吐白沫,翻白眼,马上不省人事。霍奶奶闻声即至,猛见这般场合,稳了稳神急忙手机拨打120求救。救护车赶来时,老头子因突发脑溢血,灵魂已告别人寰,驾鹤西去矣。霍奶奶也悲从心起昏厥于老头子身旁……

小区志愿者帮忙处理完老头子后事,霍奶奶一下子增老了许多,病倒了。住进医院的霍奶奶给远在美国的独生女儿打电话,告知她父亲去世详情,至于为什么没在第一时间把信,主要是疫情期间加之路途遥远,确实往返难度太大,待明年清明,再看看能不能回来扫墓。电话那头女儿哭个稀里哗啦,电话那头霍奶奶感叹不已。

霍奶奶出院后,每日嘴里碎念子念,精神恍惚,孤灯相伴自责:难道老头子还有什么宝贝叫我做废品卖了?是不是那些笔记本里记载着什么秘密,信封里或夹着珍稀邮票之类?又或者是什么银行卡、存折什么的?私房钱不可能,一起生活几十年,家里的收支账目都是她霍奶奶自个儿管理的。即使有,时过境迁,又到哪儿去寻,再则,那些个收破烂的怎肯承认。因自己头脑发热失去定力,听信他人言思想钻进了死胡同,一时铸成大错,霍奶奶长叹“哎”声连连。

懊悔的夏去秋逝又冬来。早几天,她微信朋友圈中说市郊有一养老院,环境优美山清水秀,设施齐全,服务到位,有个婆婆欲结伴去入住,正邀人同往。且配有一组养老院里外实景图。

未报犹豫,霍奶奶决定去。她先跟养老院派来的车去报了个名,实地侦察一番,感觉尚可。便托中介公司将住房很快处理妥了。售房款及丧葬补助费等直接汇给了女儿;带着所需证件、养老金社保卡及四季换洗衣服洗漱用具等,就与另外几个老人乘坐养老院大巴车出发。

她对同行的志愿者说:我何是啥样背时罗,我何是啥样倒霉,我用么子“减法”呀,减,减,减,硬把个老头子给减没了哦……

生活家·随笔

在阳台上,活出自己想要的时光

姜满珍

我住滨江风光带,买了二楼大户型的房子,赠送阳台三四十平方米,我们将它制作成阳光房。本来上面是玻璃的,装好没几天,高空石子坠破了两块玻璃,安全起见,干脆装成了不锈钢板,下面用浅黄色的帆布镶嵌在顶上,加上浅黄底色金黄条纹的窗帘,整个阳台的格调感觉很温馨。靠南的一堵墙全部是由玻璃构成而成,阳光一大把“输送”进来,下午太阳西斜时更厉害。我种的花草植物都长得棒棒的,外面还留了十多个平方米没有封起来,更被我种得绿意盎然,花香四溢。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清澈的江水流淌着,河岸两边的花草植物随着春夏秋冬的更替而变换着“容颜”。这个房子的阳台是我买了多套房子中最钟爱最满意的阳台。

春天的湖南还是比较冷的,早春的植物正在土壤里萌动着它们的新芽,有的才缓缓冒尖,有的偷偷长出长长的枝条,让你兴奋不已。那常春藤、那蔓长春花、那茉莉花的枝条,还有我扦插的石榴花枝条都用很优美的线条展示着春天的秀美。金银花又叫忍冬花,用一个稍高挑的花钵子扦插几根苗,沿着落地窗的不锈钢窗子往上爬,两年的功夫就花香一房了,晚上睡觉打开窗子,想想是多么美的梦境。白天似有无数只金色的、银色的蝴蝶飞翔在绿色的窗台上。每天用烧开的井水直接泡上它们当茶饮,味道美极了,春天满嘴满喉的清香洋溢着。

不甘平淡的我去花市场找了冬天未开完的梅花,还有含苞欲放的摆在哪儿,几十元买回了,想让它再展现一次寒冷时开得热烈壮观的景致。到底气候变暖了,开不得没有第一次那么精彩,春天的幸福树长得枝繁叶茂,仿如一把大大的绿伞撑在阳台上,似乎想给整个房间都充盈上绿色的空气,蹭蹭地长到了屋顶,剪下它扦插在盆内,它们竟然又活了过来。

鸭跖草又叫鸭掌柴、吉祥树,一年四季都是常绿的,在春天里它们会发出闪亮的小绿黄色的小叶子,长到一定时间就变成淡绿色、深绿色了。它们只要喝点清清水,有充足的阳光沐浴就会长得非常不错,非常耐活,陪伴我们十个年头了还依然青春焕发。空调上的绿萝如绿色的瀑布般往下洒落,长长的线条上长出大大的绿叶儿,将旁边一堵的墙衬托得生机勃勃,让你感觉每天都是那么的清新,那么的可爱。

夏季是一年中最热烈的时光,扦插三年多的蔓长春花以五个紫粉色的花瓣绽放阳台上,花苞有点像牵牛花的样子,打开以后不是十分像它,花瓣分得开开的,中间一个浅黄色的花蕊,开在碧绿的枝叶间,让你好生欢喜。要知道这花是我从云南滕冲折枝回来扦插而活的。看着它们就会想起早几年三个姐妹快乐的滕冲一游。茉莉花和蔓长春花共处一个花盆,它们依次展现风采,茉莉花迟于长春花开放,茉莉花特香,且开得三四个轮回。每次我都直接摘了泡茉莉花茶喝,剪掉已开花的二三寸枝条,下一次开得更旺盛,它也是秋天必开的花儿。龙吐珠,也是开花时间比较长的吉祥花,花朵从夏季

到秋季都有花开,且真有龙吐珠的模样,让你想入非非。去年冬天忘了收进室内,被寒风雨雪冻死了。今年同事送我一株,我已成功扦插了好几株送给花友,大的龙吐珠已经开了一个轮回的花,也不知培育的小龙吐珠还会不会开花,种花最大的乐趣是给你很多期待和梦想。

夏天也是月季花绽放得比较旺盛的季节,阳台上仅种了橙黄色的,花苞欲开时特美,像绫罗绸缎般细腻,它也是很容易繁殖的,沾土就活的。秋天冬天的月季时不时的会有花儿来敲开你的心扉。

秋天算是室内开花较少的日子,只有一盆营养不良的剑兰抽了二根花枝条,绽放了淡黄色的花朵,花少香得满屋子都是。看来明年要把它们养得容光焕发一点,让它们多抽点花苔来,满足我们鼻子的感官享受。没封的那一节阳台,有丝瓜花、苦瓜花、冬瓜花,一色的黄花系列,惹得蜜蜂嗡嗡地飞舞、蝴蝶翩跹而至。因土壤贫瘠,长得慢了几个节拍,农民种的都开始收摊了,我的才开始闪亮登场。昙花是秋天开的花,去年开了一朵,花型有碗的花钵子扦插几根苗,沿着落地窗的不锈钢窗子往上爬,两年的功夫就花香一房了,晚上睡觉打开窗子,想想是多么美的梦境。白天似有无数只金色的、银色的蝴蝶飞翔在绿色的窗台上。每天用烧开的井水直接泡上它们当茶饮,味道美极了,春天满嘴满喉的清香洋溢着。

能吃到新鲜艾叶糍粑的时候,春天一定已经到了。土路旁,田埂边,菜园里,圳沟水渠,溪岸河滩,凡是花草葳蕤的地方,一定有艾叶生长。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一团团,一簇簇,挤挤挨挨,很贱地长在那里。愈是幽暗、低洼、近水的地方,愈长得茂盛、繁盛和热闹。喜欢角角落落不起眼的地方,艾叶的本性已经十分低调,但兴旺的长势实在让它有别于牛筋、麻根草之类。它不像是野生的,倒像农家在园子里伺弄出来的。这就是人们对它有了兴趣,采摘回来作为食材的缘故?或许是吧。但我更愿意相信,是因为它的气味,而非样子。只要一接近它,甚至不要接近,就有淡淡的,甜甜的,苦苦的,甜中带苦,苦里有甜的气味直扑鼻。沁入心肺,下沉丹田,人就清爽精神些,感觉到带有生命脉动的春的气息渗入血脉,在遍身涌流。

香么?很香么?一种什么样的香?一种带苦涩味的香。香气将人们引入田野河畔、山脚坡边,那些都是大自然最易孕育生命,最能昭示春的消息,又急于示人的那些地方。大妈大娘们携有石棉花,一根香的功夫,布袋里的艾叶扛于肩上,大姑娘们则是手挽了竹篮,出门前,专门换了蓝色的衣衫,着有桃红或水红色的裤子,为天给你欣喜,开完也基本天折了,欣赏了它绽放的过程也足够了,无需拥有。冬天还有一个逗人欢喜的是长寿花,颜色好多,花形秀秀,叶子绿绿的,容易扦插活,室外高温的夏天几乎休眠,见过常年开着空调的室内也还长得蛮“清醒”的。春节前后开花,花期长,很可爱,花友之间常互相交流。我家只有黄色、粉色、红色三种。

四季开花,花香洋溢,激发了我写散文的动力,时常写出对某一种花的观察、培育、花与人相融合的灵感发表在报刊上,有时给年迈的母亲翻阅。母亲常常坐在阳台上,眯缝着眼睛读一读,我想她内心也如花一样灿烂着。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阳光的午后、寒意的夜晚,煮一壶茶,摆弄一盆花,被世俗浮躁的心自然而然就会沉静下来,留下最朴素的本心与自己相处。

株洲味·散文

艾叶糍粑

铁古脑



散文

绿肥红瘦 海棠依旧

余年初

化了,绿了,红了,白了。冰雪消融,桃李争春,万物复苏的春天,像极了一觉醒来的孩子,按捺不住地活活起来。

男女老少都喜欢开花花浓。“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公园野外,簇拥一路欢声笑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尤其是女性,无论身材是否搭配,咋咋一声,肥硕窈窕,都在一树花下,各得其乐留下自以为是的踪影。“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是何等的欢跃!眼前不禁飞起万家团圆的喜悦。

“一枝红杏出墙来”,出其不意的惊喜让人有一见钟情的悸动。“人面桃花相映红”,花有了人的灵性,人如花成了风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春花烂漫,故友重逢。与故友交从物欣,当有“我歌月徘徊”的共鸣,“我舞影凌乱”的共情。

我爱花,也赏花。我赏花不刻意花的色彩,更钟情花的娇羞,花的柔俏。含苞待放,撩人的引诱说还休。我不得不想象盛开的姿态,想饱满的饱满?还是飞天的轻盈?想必此时的花蕊有浓烈的心思,又藏着火热的情绪。在将开未开的时刻,恰似人回眸却止步不前,你激情澎湃还只能怯怯地等待。

“日暮望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想必作者和我有同样的喜好。“闲居理花蕊,安心聊自怡”,暗通款曲的奥妙,有几人能领会地知晓?梨花带雨,总叫人生出楚楚动人的爱怜。“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朦胧氤氲,桃红片片,碎钻般的水珠在花瓣上流注,一如美人相思在睫毛上的泪滴。

春天的花美,春天的雨秀。雨润花酥,花俏雨灵,梨花带雨因此又成了对女性欲罢不能的赞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让人忍不住想入非非。“风吹梅蕊闹,雨湿杏花香”,原来春天的花香离不开春雨的滋润。镜头中不乏出浴的新娘,自古都有湿漉漉的遐想。“雨打梨花深闭门,孤负青春,辜负青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悲叹,雨中赏花别有情致,非要闭门不出,见花落而自怜。科举落第还是情场失意?“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而滴落的清脆岂非难得的旋律?纵使“花落知多少”的愁闷,也不要忘了“处处闻啼鸟”的生机。“两岸晓烟杨柳绿,一春风雨杏花红”这是多么的达观和畅快!

人们喜爱艾叶糍粑,可能就是满清水,将艾叶于其中,谓之漂。此程序的时间可随了自己的意,半

日,一日,几日都可以。只是时间长些,糍粑吃起来更爽滑细腻。木盆中捞出的艾叶呈现碧绿的顏色,把水挤干成了艾泥。艾泥用保鲜袋装了,放入冰箱冰柜,随时可用。这样一年四季都可吃上艾叶糍粑。

一般是用现吃,图个新鲜。糯米,糯米,以前用石磨将它们磨成细粉,如今石磨早成了古董。机子打的粉子也可,挺方便的,超市随时有买。米粉子、艾泥、清水,少量东西揉匀了,再加些糖、盐、少量气味的食用油。米粉子巨大的黏性将所有各料结成一个大大碗,将大碗高举过头,摔打在案板上,再用左右两个拳头使劲揉打这碗。再举,再摔,再揉,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总之,缠住这碗死往里打。功夫到了,糍粑自然结实筋道。好吃不好吃,诀窍全在这里。讨巧是不行的,靠的是硬功。